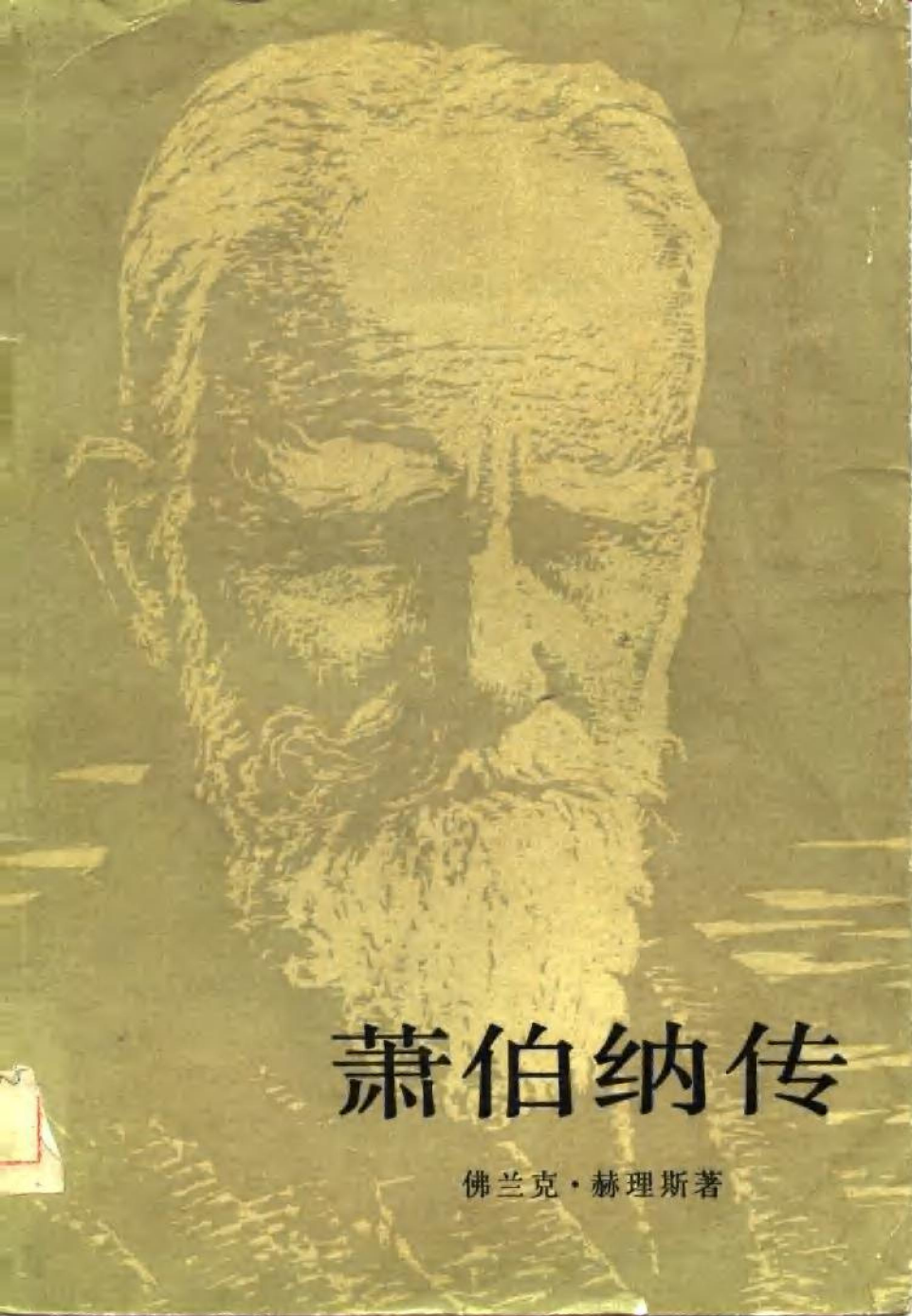




萧伯纳传

佛兰克·赫理斯著

Frank Harris
BERNARD SHAW

根据英国伦敦维克托·戈兰兹公司
1931年版本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31) 译出。本书系译者在
1934年出版的译本的修订本。

萧伯纳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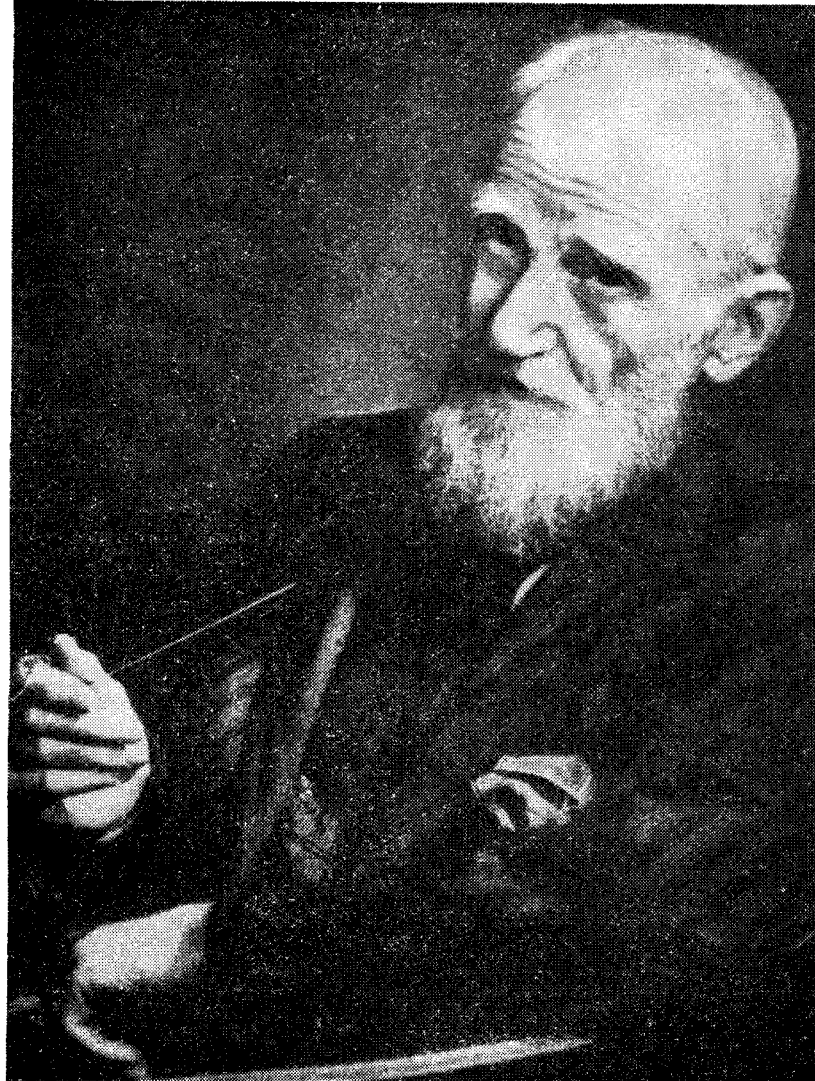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8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8}$ 插页3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9,000

书号10208·138

定价 1.20 元



萧伯纳像

译者序

爱尔兰杰出的文学家弗兰克·赫理斯出生于爱尔兰高尔韦，十五岁远渡重洋去美国，在纽约以擦皮鞋维持生活，当过布鲁克林大桥的建筑工人和旅馆经理。他曾在堪萨斯大学法律系读书，在堪萨斯州当过律师和学校教师，后来离开美国去欧洲。他在巴黎定居期间对文学发生兴趣，开始从事写作，并与英、法、美诸国的作家、艺术家、文人学者交往。他后来著作的《当代肖像》就是这段经历的回忆录。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赫理斯迁居英国，在伦敦先后担任《晚报》、《两周评论》、《星期六评论》和《名利场》等报刊杂志的编辑，成绩卓著，在出版界崭露头角。他在编辑《星期六评论》期间，约请许多名家撰稿。萧伯纳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每周给《星期六评论》写著名的剧评，使这个周刊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杂志。

赫理斯写过两部长篇小说：《炸弹》(1908)和《伟大的日子》(1914)，以及几个剧本和一些短篇小说。他较重要的著作是在传记方面，主要作品有《莎士比亚其人》(1911)、《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妇女形象》(1911)、《奥斯卡·王尔德传》(1920)、《当代肖像》四卷(1915—1923)、《最近的当代肖像》

和《萧伯纳传》(1931)。他还写过自传《我的生活与恋爱》(1923—1927)三卷。一般认为《奥斯卡·王尔德传》和《萧伯纳传》是他的最佳作品。

赫理斯晚年定居于法国尼斯。一九三一年，他刚写完《萧伯纳传》，因患癌症逝世。为了保证赫理斯的寡妇能够得到版税以维持生活，萧伯纳亲自办理这部传记的校订和出版事宜。萧伯纳在本书的跋里说：“赫理斯写完最后这一章时，死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六岁，把应该给出版社校对的校样留给我。我一生做过许多不得不做的古怪工作，这次的工作可以说是最古怪的了。”

赫理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思想开朗，坚决反对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文学传统。他写起文章来豪放坦率，不落凡套，淋漓痛快，言人所不敢言。他写传记不象一般传记作家那样，把对象的生平事迹拿来平铺直叙，而是象讽刺画家或印象派的画家那样，紧紧把握住对象的主要本质特征，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加以描绘，使读者获得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思想精辟，见解独到，有肆无忌惮的批评，也有发人深省的警句。这些特点在他的《莎士比亚其人》、《奥斯卡·王尔德传》和《当代肖像》等书中都有显著的表现。

以赫理斯这么一位有传记写作经验的作者来描绘萧伯纳这么一位现代戏剧大师的肖像，应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了。况且，萧伯纳和赫理斯有三十多年的交谊，还曾在《星期六评论》杂志上共过事，彼此有深切的了解。作者根据萧伯纳的生平事迹、作品和思想，用犀利简练的文笔，进行坦

率的评论。书中既有赞扬称许,也有挖苦讽刺,幽默诙谐跃然纸上。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描绘萧伯纳,使传记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逼真酷肖。但是在本书译者看来,这部传记有一个缺点,就是作者由于存在主观偏向,个人成见太深,因此评语有时候过于苛刻。本书尽管有这个缺点,但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萧伯纳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活动的材料,也还是一部对研究萧伯纳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贬语虽多,无损于萧伯纳的伟大。

这部传记是赫理斯逝世后由萧伯纳亲自整理出版的。萧伯纳曾经风趣地说:这是一部“由佛兰克·赫理斯执笔的我的自传”。

在西方出版的十几种关于萧伯纳的传记和回忆录中,最重要的是赫理斯这部《萧伯纳传》和阿奇博尔德·亨德森(1877—1963)的《百年文豪萧伯纳》(1956)。亨德森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除了从事数学教学之外,集中毕生精力研究萧伯纳,先后于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两部萧伯纳传,《百年文豪萧伯纳》全书长达969页,堪称巨著,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萧伯纳的作品和思想的珍贵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亨德森不是专业作家,因此作为萧伯纳的崇拜者,他的写作态度比较严谨。他对萧伯纳有时也进行批评,但主要还是以不偏不倚的言论主持公道。赫理斯作为萧伯纳的文友,与传记的主人公站在平等地位,写作态度就与亨德森大不相同。赫理斯的萧伯纳传写得比较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但亨德森的萧伯纳传

是不可多得资料汇编，很有参考价值。两部传记特点不同，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赫理斯这部原著问世至今已有五十年。据了解，西方学术界至今仍然认为本书是一部最优秀的萧伯纳传。一九六三年版的《牛津英国文学史》现代部分在附录“作家著作目录”中指出：这部萧伯纳传“也许可以归入传记文学著作一类”。这说明本书的文学价值远远超过其他同类作品。

赫理斯在论述萧伯纳的生平、创作道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过程中，提到欧美文学艺术界的作家近二百人，重要作品七十余种，因此这本传记也为欧美文学，特别是现代欧美文学，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参考资料。

本书是根据译者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旧译本进行修订的。修订本对正文、序、跋中有关材料作了必要的注释。书后附录除了增补的萧伯纳主要作品中英文译名对照之外，增加了重要作家中英文译名对照和索引及重要作品中英文译名对照和索引两种，供读者参考。

黄嘉德

济南山东大学

一九八一年一月

萧伯纳序

我亲爱的佛兰克，——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向我提出六个问题；待我一一回答之后，就可以构成一本书：大概要花一年左右时间去完成它；其间，你又将添枝加叶，说一些传记里必有的关于冲动、决心、高尚的目的等等废话。而且你还说要授与我一个灵魂。难道你还不知道象我和莎士比亚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吗？我们了解一切灵魂，一切信念，而且能把它们写到戏剧里去，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客观的；我们自己却没有灵魂。

说也奇怪，虽然你会写作，但你却具有门外汉和收藏家的轻信、妄想和幼稚。我无论如何不要你写我的传记，奈妮^①可以写得比你好得多。你把莎士比亚写成一个介于传奇剧中的水手和向圣母忏悔的法国罪犯之间的人物。你要把我写成什么东西，就连上帝也不知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哪一种动物，假使我有工夫的话，我要把我的生平事迹告诉你，看你听见后会多么惶惑不安；但是我没有这闲工夫，所以你只好作罢。

① 奈妮是赫理斯夫人的小名。

这不是我的幽默（你这傻瓜！），而是确实的平凡的真理。

永远是你的

G. B. S. ①

伦敦，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佛兰克·赫理斯，——你这家伙！你当然可以象另外五、六个人那样，编写一部我的传记——那种在各方面的有关人士还在世的时候可以出版的传记。最多也不过象莫利②的《格拉德斯通传》③一类的东西。

你还可以写一部自传，象圣奥古士丁、卢梭④、卡萨诺瓦和你自己那样，那不过是比《泰晤士报》上用一大堆虚夸词藻堆砌而成的讣告一类的材料较为丰富的东西罢了。一个人不能以诽谤罪控告自己；如果他预备被人咒骂，如果他除了自己和死者之外不损害任何人的名誉，那么，他的作品甚至可以当做装饰书架的高价时髦版本销售。但你不能那样写人家的传记。你有权利写自己的忏悔录，可是没有权利写我的。如果你不顾这种明显的限制，如果你象我根据事实找寻戏剧材料那样，随便搜集流言蜚语和猜测之辞（以你那

① G. B. S. 以萧伯纳姓名 George Bernard Shaw 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构成，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萧伯纳经常使用的笔名。

② 约翰·莫利（1838—1923）——英国政治家和作家。

③ 威廉·格拉德斯通（1809—1878）——英国政治家，曾四次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④ 若望-雅克·卢梭——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莎士比亚方式)，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的书店老板知道我非常富裕，又是个不好惹的人，一定会把原稿送来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异议。假如它不是象莫利的《格拉德斯通传》那种名人录之类的著作，我就要表示坚决反对，而且决不让那个滥用我的名字的人逍遥法外；我要特别指出：即使我可以表示同意，但我不能阻止其他有关人士去谋求法律解决。这么一来，你可怎么办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私生活非常丑恶。我有一次把一些自传材料提供给一位美籍爱尔兰教授。他是一位爱尔兰警监的儿子；他完全采用他父亲审查案件的方法进行工作。后来他写了一本书，把我的母亲写成淫妇，把我的父亲写成为谋求富家女的财产而结婚的卑鄙家伙。当然哈柏士出版社不会在未征得我的同意之前出版那本书；当然我也不会同意；于是那位不幸的作家咒骂我毁坏他的事业；在失望中患沉重的贫血症死去了。最糟糕的是：我不能否认，我提供给他的材料把他的文章结构搞乱了；因为老实说，我是在一个“三方组成的家庭”里生长起来的（我的父母和一位音乐家共同组织家庭。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唱歌教师和指挥；我的母亲充当他的主要女歌手和副手。我的父亲四十岁时和一位乡绅的女儿结婚。她希望从一个有钱的姑母那里得到一笔遗产，但她的姑母因为她没有最低限度和一个伯爵结婚，早已剥夺了她的承继权。那时我的父亲除了一年六十英镑的文官恩俸之外，不名一文。那警监的儿子对这个家庭图景的见解与事实距离太远了；但这倒使我知道要传

达真实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只有我自己才能够正确描绘那个家庭和有关人物。在我的戏剧《错姻缘》里，那个当男主角的青年是“有三个父亲的人”。如果我自己没有三个父亲——我正式的父亲、那位音乐家和我的母舅，——我是不会想到那种情景的。所以，在我开始自己的事业之前，我的生平事迹已经具有一种非第二人所能描写的局面。所有的猜测几乎肯定是错误的。因此，我担心你会写出一部一塌糊涂的传记，或者一部不能提高你的名望的老一套的平庸之作。

值得写的自传材料都包括在我那些早年长篇小说的序言里了。

我该停笔了，不然这封信就会永远写不完。

G. B. S.

伦敦，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

亲爱的 F. H.，——我已经有几个星期不能写信了，因为我的妻子患了重病。她现在看来好得多了。

我已经亲笔在附上的校样里写出你所需要的材料。到了无须再守秘密的时候——明年如何——你把这本书卖掉，陪奈妮去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吧。

永远是你的

G. B. S.

伦敦，

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弗兰克·赫理斯——有一家美国书店在广告上大事宣传，说你写的传记获得我的特许，还说书中附了我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说，除了亨德森^①的《萧伯纳传》之外，我的传记没有一本是获得我的特许的；你写的那一本尤其不能得到我的同意。如果你发表我的片言只字，我就要让你吃官司。我不想代你著书。你怎样写你自己的书，这是我所关心的事，也是与你的名望有关的事。我已经让你看过我的一些自传材料，这些东西我打算将来自己写出来发表；因为如果你坚持要写我的传记，那么你也该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方法讲故事，不要用我的方法。随便哪一个傻瓜也可以出版书籍，如果他能使书店老板相信那本书是我写的；书店老板更可以用这种名义推销那本书。可是这么一来，新书评论都要引用我的话，并且讲到我的事情，而那个名义上的作者除了分赃之外，得不到什么利益。你的书店老板必须收回那些宣称我写了一万五千字和出版一部特许传记的广告。你自己哪怕没有从我的自传材料里引用一个字，也能写一部可以和你的《奥斯卡·王尔德传》媲美的作品；我也要尽力强迫你这样做。我在《奥斯卡·王尔德传》里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你曾经读过他所写的东西。既然你的确未曾读过我的作品的百分之三，你就应当用你那犀利

① 阿奇博尔德·亨德森博士(1877—1963)——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传记作者。

的文笔把主人公作为人来描绘，而不是作为作家来描绘。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萧伯纳和赫理斯搅成杂乱一团的文学作品更可怕的了。而且，那本书应当是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论文，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素描。那是你能做到的工作。如果你用你的最好的方式去写，你那部可恶的《我的生活与恋爱》就会得到人们的原谅，使人们忘掉它。

尽管你固执地称之为臭气冲天的体面，你也一定会死于圣洁的声誉之中。

你忠实的

萧伯纳

莫尔文，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

昨日我匆忙中把那些信寄还给你。我很抱歉，其中一封信里有个词儿：“长期的娼妓”，不妥。把第二个词“娼妓”改为“情妇”吧。我们“前甲板”的用语是不适用于“后甲板”的^①。

这些信我让你自由处置；它们既是那么简略，与我们私人的关系又是那么密切，因此用叙述的方法也许比引用原句更好。我再一次坚决地说，这部传记必须成为你的书。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使你在舞台上献丑。

你的书店老板对我说，我所反对的那一切预告都是从

① 军舰的前甲板专供水手使用，后甲板专供军官使用。

尼斯来的，他们完全无罪。我已经叫他们不要惊慌；我要始终照顾你，使你得到许多可以引用的材料。

G. B. S.

伦敦，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日。

导 言

这几封当做序言的信表明：萧伯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完全不赞成的态度转变到有条件的合作。我故意把这些信放在一起，来证明伟大思想家并不是始终认识自己的。他到死也将相信他对这部传记不曾表示同意，但这种不赞成的姿态大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荡妇含羞拒绝的意味。无论如何，其结果是一样的：从意念的产生到本书的完成，所费的时间是九个月，因此一切似乎都很如意。

在萧伯纳看来，一切传记都是谎话；不但是谎话，而且是深思熟虑的谎话。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会坏到或者好到这个地步：居然能在生前说出关于他自己的真话。为什么不能呢？我就这样做过。萧伯纳的正式传记作家阿奇博尔德·亨德森（哲学博士、民法博士、法学博士）告诉我们说：“萧伯纳有一次在某种范围内试作诚实的自传。”一个人如果不是存心假装正经，怎么能在某种范围内诚实呢？但是萧伯纳什么都办得到：在某种范围内。

他在积极方面相信，一个人的幼年时代最为重要；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是同意的。即使有些人不赞成这句话，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幼年时代的事迹通常读起来最引人

入胜。凡是阅读报纸的人都知道伟大人物成年后的事迹。不但如此，伟大人物一旦打定根基，走上成功之路，都是大同小异的。你只消请一批伟大人物一起参加宴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他们的幼年时代却不尽相同。因为萧的幼年时代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幼年时代更为奇特，所以我打算在本书里很自由地加以叙述，以取悦我自己，也以取悦他。

聪明的评论家读本书的初稿时说，在开始的部分，赞语用得极为勉强而吝惜，只是在近结尾的地方，才有一些近于神经质的突发的称赞。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写本书的一种有意的计划，是忠实地根据公众对萧的态度而制定的；普通的读者对这点一定看得很清楚。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当萧伯纳发表独到的见解时，世人对他难道不是冷眼相看吗？难道他不是在停止发表议论的许多年以后，还没有得到各方的欢迎，甚至最后在英国也不受欢迎吗？那么，我描绘的这幅肖像有何不可呢？我不希望用这幅肖像去取悦他们，但我却希望他们把这幅肖像当作真实的图画接受下来。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萧伯纳以外的每一个人。对萧伯纳，我老早就不企图去取悦他了。

我不知道其他作家和萧的关系，但我个人的经验是很有趣的。在过去二十年中，每当我试图要描绘他的肖像时，他开始总是竭力反对，后来从我的手里把笔抢了过去，声称要自己做这项工作。我在几卷《当代肖像》——即我生平碰到的伟大人物的略传——里，大约已经塑造了一百个半身

肖像,可是只有萧这个人始终很倔强,好象他能把自己的肖像塑造得更好似的。

或许这仅仅是一种想要帮忙的过份热情的愿望吧。无论如何,他有两次知道我在试做这项工作,便提供给我许多材料——这些材料极其有趣,又写得非常之好;使我几乎不能不加采用。他开始总是表示反对;不让我写他的事迹;不把描绘真正全身肖像所需要的详细资料提供给我。他知道我正在开始写他的传记时总是这样的。我告诉他说,我无论如何要写下去。于是一个多月后,他便给我大量的自白和供状,而且材料大多数是新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担心我会描绘出一幅残酷无情的忠实图画,所以才决定最好还是尽量帮我的忙,从而使我能在一些地方笔下留情,但我倒宁愿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天性较好的一面战胜了他,因此他才决心要尽力帮助我,不但要减少我的困难,而且要使这本传记成为我最佳的著作。

他和我一样,不愿使这部作品仅仅成为“文学”。他要它长存,象罗丹^①给他雕刻的半身像那样地长存,使文字和雕刻前后辉映。他要这本书具有科学的健全性。在这方面,文学只好向科学请教;而文学的确可以从科学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例如,一位动物学家找到一种新的鸟类,坐下来描写

① 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法国著名雕刻家,一九〇六年为萧伯纳造半身像。